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峨眉七矮

还珠楼主◎著

民國走陝小說興勝館
小說興勝館
小庫民國走陝
小庫民國走陝小說興勝館
小庫民國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峨眉七矮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峨眉七矮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 · 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70 - 4

I . ①峨… II . ①还…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4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888 号

点 校：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马合省 责任编辑：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6.5 字数：18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还珠楼主小传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

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得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天津《天风报》的编辑、记者，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又曾以“木鸡”（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鸡”）和“寿七”（“寿”指长寿县，“七”指排行老七）的笔名发表短文，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当了一名小职员。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又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

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起初，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心如止水，对孙经洵并未在意；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也没有一见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

那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只能在暗中进行。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

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是很难扑灭的。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

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

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做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写成了小说《轮蹄》（又名《征轮侠影》），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此案虽了，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互不往来。据说《蜀山剑侠传》中那个生相丑恶、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就是影射孙仲山的，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在这一年，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风报》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又不时发表短文，文笔优美动人，便

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却自信可以胜任，于是一口答应。写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首先，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寿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寿民从七岁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涧一水、一草一木、一观一寺，无不了如指掌，并做过详细笔记，画过游览草图；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听了不少新奇故事，还学会了练功练气。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李寿民觉得“木鸡”只是自我调侃，“寿七”又有点粗浅，一时委决不下。这时孙经洵说话了：“寿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还珠”既是一个典故，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可谓妙不可言。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在《天风报》上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料作品一经发表，《天风报》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不久，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又将该书结集出版，销售依然火爆。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文名鹊起。从此一发不可复收，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总字数将近五百万，还没有写完。《蜀山剑侠传》一炮打响后，又陆续推出了《青城十九侠》《蛮荒侠隐》《边塞英雄谱》《云海争奇记》等，皆大受欢迎。

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产，成为职业作家，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陆续推出了《轮蹄》《皋兰异人传》《天山飞侠》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时，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先是汉

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被他一口拒绝。接着，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仍遭拒绝。事有凑巧，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在日寇面前诬陷李寿民为“重庆分子”，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如鞭笞、灌凉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竟算得丝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重庆分子”的任何证据，才被释放。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身强体壮，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体几乎垮掉。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不能写小字，创作全凭口述，由秘书记录。

李寿民出狱后，略作休养，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读者。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仅靠卖字糊口，无力养家。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为他安排了住处，请他继续写作，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如《武当异人传》《柳湖侠隐》《峨眉七矮》《蜀山剑侠新传》《冷魂峪》《北海屠龙记》《虎爪山王》《黑孩儿》《青门十四侠》《关中九侠》《万里孤侠》《蜀山剑侠后传》等。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以至出现了“还珠热”的盛况。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而

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他的巨著《蜀山剑侠传》还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戏，在大舞台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李寿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剑侠传》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却井井有条，纹丝不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

直到抗战胜利后，社会初步安定，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团聚。

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一向风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谈武侠而色变”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图书馆也通统将其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

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一度暂居苏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挥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使他犹如惊弓之鸟，不

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在那场“放长线钓大鱼”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保持沉默，从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过了一劫。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击。1958年6月，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终造成左半身偏瘫，生活无法自理，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杜甫》，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写时，李寿民对妻子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1961年2月21日，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终年只有五十九岁，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诗圣”杜甫同寿。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结局凄惨，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他的《蜀山剑侠传》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之上。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并将永世流传。

裴效维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

目 录

还珠楼主小传	裴效维	1
第一回 急难遇难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		
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1	
第二回 无计脱淫娃 辽海魂归悲玉折		
潜踪求异宝 三生友好喜珠还	46	
第三回 玉壁遁仙童 百丈蛛丝歼丑怪		
穹碑封地窍 万年石火护灵胎	94	
第四回 情重故交 宝相夫人烦七矮		
穷追倩女 疯癫和尚遗双顽	129	
第五回 一径入幽深 紫曳青萦 仙山如画		
孤身逢诡异 龙飞电舞 晶瀑传真	154	
第六回 戏妖徒 洞天逢良友		
援黎女 穴地斗癫师	163	

第七回	古洞几千春 遍地香光开别府	
	滇池八百里 弥天霞彩斗癫师	175
第八回	亭午唱荒鸡 竹树萧疏容小隐	
	凌空飞白练 池塘清浅长灵秧	206
第九回	孽尽断肠人 剧怜绝代风华 与尔同死	
	功成灵石火 为求神山药饵 结伴长征	223

第一回

急难遄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 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话说峨眉小一辈主要人物中的七矮，原以妙一真人之子齐金蝉为首，率同石生，南海双童甄良、甄兑，南海玄龟殿散仙易周之孙、易晟之子易鼎、易震，因有一转劫师兄阮征未来，先只六人。金蝉想要凑足七矮之数，便就着妙一真人夫妇率领长幼群仙往铜椰岛，为大方真人神驼乙休与岛主天痴上人解围救灾，释嫌修好之际，暗中把白眉禅师的小徒弟小神僧阿童拉上，补了七矮的缺。

金蝉因峨眉开府领命下山时，教祖妙一真人对于一班同门以后所居仙府以及别的使命，多半均经妙一真人备有仙书、锦囊之类相赐，独对自己领导这一拨，只令相机行道济世，自觅仙府，日期、地点全未限定。看去好似比较别人少了许多限制，算计未来形势，必定险阻艰难。暗忖：“事繁责重，自己和石生在同门中年纪最轻，经历也浅。虽然得天独厚，缘福较深，近得本门心法，尤为深造，到底初次单独行道，身为一行表率。加以父师伯叔俱在闭洞炼法之际，少却好些依仗。此后全仗个人修为，应付稍一不慎，自身受害，还贻父师之羞。”越想越觉大意不得，由此便把昔时童心全收拾起。尽管师弟兄们一起，言笑晏晏，依旧

天真，遇上事却谨慎起来。

下山不久，便参与了众同门与苗疆红发老祖的一场恶战。结果虽然大胜，秦寒萼、李文衍、向芳淑三位女同门却受了重伤。于是由易静、癞姑、李英琼以及金蝉等七矮共十人，前往陷空岛取回万年续断和灵玉膏，并带回了岳雯之徒灵奇。回到中土后，易静、癞姑、李英琼三人前往依还岭，准备攻打幻波池，铲除妖尸崔盈。金蝉等七矮则携带灵奇和灵药，径飞姑婆岭，为秦寒萼、李文衍、向芳淑三人医伤。

金蝉等七矮年纪相若，情分至厚，自一下山，便经议定：从此在外行道，祸福与共，同行同止；非有特别原因，决不无故单独离开。

七矮与易静、癞姑、李英琼三人作别之后，在飞向姑婆岭的路上，众人为了谈话方便，将遁光联合在一起。

小阿童曾前往白犀潭为天痴上人暗中解围，铜榔岛分手时节，天痴上人为报前德，传了他一口神木剑。嗣在苗疆，巧遇前诸生的同道至交枯竹老人，指点传授，加添了许多威力。枯竹老人并说：“照此练去，不久功力便可精纯，胜过原来传授。”小阿童原因金蝉等六人本就各有仙剑、法宝，新奉师命，又各传授了好几件神物奇珍，心想：“自己只凭佛光和有限的两件法宝，师父还不许随便轻用，飞剑更是独缺。幸而巧救天痴上人，得了一口神木剑，又经枯竹老人秘传。然而终觉比起同行诸友所持有些减色。”因而稍微得暇，便即勤习。知道如以佛光遁法随众同飞，多快也能一起；如用剑遁，便跟不上。为想照枯竹老人所传神木剑的遁法，就着长路飞行练习，便和众人说道：“我自天痴上人赠剑之后，日常习练，老觉比你们不上。后遇枯竹老友指教，刚觉出有点意思，便往陷空岛求取灵药。你们那三位师姊，不特法

力高强，飞剑尤为神异，休说外人，便你们前辈师伯叔中也找不出几口来。她们又不比我们至好，又都是女道友，我这口神木剑如何拿得出手？因此一直不肯现丑。盼到今日分手，恰巧还有一段长路，正好拿它练习。受伤诸位道友，有卢仙婆灵药医过，已和好人差不多，只遇敌运用法力、飞剑时稍差。此时人在洞中修养，并无痛苦，稍微耽延些时无妨。我想不用佛光飞遁，运用这口木剑，随了同飞。走起来虽然慢些，却可就此练习，省得老跟不上。大家以为如何？”

石生首先笑答道：“小神僧怎和自家人世故起来？这也值得商量？秦师姊她们决想不到我们回来这么快。我们七人早经议定同行同止，休说你近日功力大进，慢也没有多少，就再慢些，谁还把你一人落下不成？灵奇如不曾得过他父师独门传授，飞行起来比你还要慢呢。”甄兑也笑说道：“女同门中只秦家二师姊好强心多，偏她魔难也重。遭遇虽然可怜，毕竟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她哪一次不是白眉针给引出来的乱子？开府以后，凡是女同门，各有圣姑所遗赐的法宝。她偏爱用那白眉针，此时身受，正好借以警惕。何况我们并慢不了许多呢。”

灵奇忽然眉头一皱，插口说道：“秦师叔轻用白眉针，那还是用之于正，便有许多苦难。像郑元规那厮，叛师卖友，家父被他累得受了许多苦罚；便弟子难遂乌私，不得常亲家父色笑，也由他而起。弟子偏是法力浅弱，无力寻他。此时他投身五毒妖孽列霸多门下，益发无恶不作。将来正不知如何死法，才能叫人看了快意呢。”金蝉笑道：“这有何难？似此妖邪恶人，授首之期必不在远。我们此去，就许再往苗疆走走，遇上除去也说不定。”甄良道：“师兄休要小觑这厮，他师徒来历、本领，我却深知，如与相遇，还须小心呢。”

金蝉微笑，还未答话，石生已接口道：“你这一说，我才想起开府第二日，玉清大师对我和蝉哥哥所说的那一番话，许为这妖孽师徒而发吧？”阿童便问：“说些什么？”金蝉笑道：“这话说来太长。是否指这妖孽师徒，还拿不定。且等我们送完药后，路上闲暇时再详说吧。”阿童正一心运用剑遁，随口一问，就此放过。又恰经行在一片好山水的上空，各自凌空下视，就此岔过，未再提起。

众人一路谈笑观赏，时光易过，眼看相隔姑婆岭不过二三百里，只前面还隔着一片高峻山峦，飞行迅速，晃眼即可到达。易鼎道：“秦二师姊新居，我们还未去过，不知可是当初昆仑派弃徒阴素棠师徒所居枣花崖故址么？”金蝉道：“阴素棠枣花崖故居，淫邪窟宅，正经修道人如何能住？诸位师长因秦家二姊道心不纯，误为阴魔所算，她这山洞离峨眉仙府不远，师长、同门常由上空往来，不特要多好些照应，并且她母亲宝相夫人就在附近解脱庵故址修炼。保不有昔年强仇前往侵扰，虽然所居四外俱有仙法封锁，不愁侵入，遇上事时，她住在近侧，随时求援照护，到底好些。我先也不知她新居所在，也是那日乙师伯向她和司徒平师兄指示机宜才得知。她以前暗中曾受母命，与李英琼师妹结交，琼妹人本天真好义，既可怜她的遭遇，又受乃母重托，两下情分颇厚。此外，她和万珍、李文衍尤为莫逆。自经乙师伯指教，便寻她大姊和李、万三位师姊告知。我与石生师弟恰巧在座，得知那地方就在昔年百禽道长走火坐僵的黑谷左近。我前借李师妹神雕骑着飞行，曾经路过好几次，认得那地方，形势颇好，只惜四处均有险阻。常人足迹虽走不到，空中飞行却是一望而知，过于明显，容易引敌登门。如非师长仙机，必有安排，加上许多照应，以她为人法力，住居于此，似乎不甚相宜呢。”